

贾泽林 等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俄罗斯哲学



商务印书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俄罗斯哲学

贾 泽 林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贾泽林等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7-100-04000-0

I. 二… II. 贾… III. 哲学—研究—俄罗斯—现代 IV. B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7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

ÈRSHÍSHÍJÌJǐUSHÍNǐÁNDÀI DE ÈLUÓSĪ ZHÉXU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

贾泽林等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龙兴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000-0/B·584

2008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3/4

定价: 19.00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从 1990 年到 1991 年 12 月	
——“苏联”的解体与“苏联哲学”的终结	11
一 历史把握的重要性	11
二 “苏联哲学”终结于“改革”的失败中	13
三 理论和哲学领域发生的主要变化	18
四 从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两部有代表性的 哲学作品看“苏联哲学”的“极限”	24
五 “苏联哲学”终结的启示意义	30
第二章 从 1992 年到 1999 年 12 月	
——俄罗斯哲学的状况	40
一 “混乱年代”与俄罗斯和俄罗斯哲学的命运	40
二 对哲学的重新理解、定位和定义	42
三 俄罗斯哲学的走向	45
四 俄罗斯哲学界关注的主要领域和问题	50
五 近年来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一般状况及 对其所作的评价	55
第三章 理论哲学	60
一 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	61

二	现今“哲学”的结构	64
三	哲学体例方面的变化	69
四	现今的“哲学”定义及“哲学基本问题”	73
五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新理解	78
六	现在怎样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83
七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态度	86
第四章	社会哲学	108
一	“社会哲学”的含义	108
二	“社会哲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	109
三	“社会形态理论”与“文明类型理论”	114
四	对苏联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再认识	118
第五章	政治哲学	137
一	政治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	137
二	定义、对象和框架	139
三	现代化与文明冲突	143
四	非暴力伦理学	148
五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152
第六章	历史哲学	156
一	历史哲学的地位、定义和建构	156
二	对“立国”和“复兴”依据的寻求	160
第七章	人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	187
一	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现状	187
二	“人学”的内容	190
三	《人学大纲》、《哲学人类学》 和《俄罗斯拥有的人的潜力方案》	192

四	人、人道主义与“新思维”	197
五	文化哲学	200
第八章	宗教哲学	206
一	对官方无神论和“宗教复兴”的哲学反思	208
二	对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评价	215
三	宗教学教学与研究的正规化	220
第九章	哲学史	228
一	哲学与哲学史	228
二	俄罗斯传统哲学与俄罗斯哲学传统	229
三	对“苏联哲学”的看法和态度	242
第十章	俄罗斯的未来与俄罗斯哲学的未来(代结束语)	260

序 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1990—1999)》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是此前以“苏联哲学”为主题的系列研究的延续。

在完成“90年代俄罗斯哲学”研究和写作之前,我们曾在1991年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80年代的苏联哲学(1980—1989)》和在1996年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苏联哲学的演变(1917—1991)》。这两个项目都已按有关“规定”经“验收”被确认为“已完成的项目”。从以上这三部书稿以及1986年出版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可以看出:第一,我们在多年里始终围绕一个对象即先前的苏联哲学和现今的俄罗斯哲学进行了持续性的、跟踪性的、同步性的研究。第二,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苏联哲学”做出全貌的描述,揭示“苏联哲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揭示“苏联哲学”向今天的“俄罗斯哲学”转化的过程,展现当今“俄罗斯哲学”的概貌。总之,这项研究的意图在于对所考察的对象进行历史的和总体的把握,揭示哲学在20世纪的俄国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曾使世人为之瞠目,超出最大胆预言家的预料。“苏联哲学”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

结。世人迄今对“苏联”到底是怎么解体的,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一直意见纷纭。同样,世人对“苏联哲学”到底是怎么消失的也一直莫衷一是。这好像是20世纪有意留给世人的一个需要长久加以破解的“谜”,一个重大的历史悬念。

20世纪90年代^①在俄罗斯的哲学领域里发生的一切,是我们这部书研究和阐述的对象。具体说来,在这本书里我们将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阐述90年代“俄罗斯哲学”之前,首先对80年代与90年代的“衔接部”予以特别的关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由“苏联哲学”向“后苏联哲学”即当今的“俄罗斯哲学”“转折”的关键时刻。本书的第一章对属于“苏联时期”的1990年和1991年里在哲学领域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和变化,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在揭示苏联和苏联哲学剧变的深层原因方面,进行了尝试。

第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部分是阐述从1992年到1999年的“俄罗斯哲学”。世人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在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曾经在长达74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大国里,在“苏联”不存在之后,在“苏联哲学”终结了之后,究竟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在阐述1992年到1999年这段时期的俄罗斯哲学时,我们关注的是当今俄罗斯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领域,谈到的是这些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揭示哲学领域发生的那些重大而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无意对哲学各个领域做逐一地、面面俱到地介绍。例如我们

^① 本书提到的“90年代”指的都是“20世纪”的“90年代”。为避免重复,本书在后面提到“90年代”时,将不再每次都在前面加上“20世纪”字样。

在书中没有涉及逻辑、美学、科学哲学等内容。在章节的安排上，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形式服从内容，不求外表上的整齐划一，章节的长短依其重要性而定，该长的则长，该短的则短。

第三，在 20 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很喜欢对所研讨的对象在 21 世纪将会怎样变化作出展望。在本书的末尾，我们也将试着谈谈“俄罗斯哲学”的“未来”即它在 21 世纪的前景。不过我们深知：在 20 世纪的余晖未尽之时，当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尚且模糊不清的时候，谈论“俄罗斯哲学”的未来和对它在 21 世纪的前景进行展望，是不可能很有把握的。但如果从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可能性方面对它的未来做一些推测，这样做或许不至于被认为是多此一举。

众所周知，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和不定型的对象是最难把握和研究的对象。从 20 世纪之作为一个“世纪”的角度看，现今的俄罗斯及其哲学就是这样的对象。这也就是说，在本书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变的、无序的、动荡的、不定型的、主线不清的、很难准确描述的对象。

俄国在 20 世纪经历了诸多重大事变和转折，其中最最重大的当属 1917 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 1991 年 12 月“苏联”的解体。发生在 20 世纪之初的 1917 年十月革命把俄国变成了后来的苏联，改变了俄国的社会性质和俄国的历史走向。“苏联”在七十多年^①

① 1922 年 12 月 30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这一天被视为“苏联”的誕生日。到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苏联”在世上存在了 69 年（差 5 天）。这里，我们说“苏联”存在了 74 年，是从 1917 年算起的，这是一种泛指，即指从 1917 年到 1991 年的整个时期。

中较为稳定的存在,“苏联”及其哲学的“定型化”,使得对“苏联”及其哲学的研究,变得较为有章可循。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在世界上重又出现了俄国。这个“俄国”已不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个俄国,这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俄国。许多人都认为,90年代发生在俄罗斯的这场“剧变”,比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一次变动都在更深的层次上触动了俄国的根基和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走向,俄国也因此而变得空前的复杂、多变、无序。这种情况,必然加重了研究它的困难。

在研究90年代俄罗斯哲学的过程中,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从事的这项研究工作的难度:第一,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千头万绪,变化多端,很难“把握”,甚至“无从把握”,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第二,俄国90年代发生的一切,离我们太近,许多事件和情况都正处在变化之中,多数甚至还不能称之为历史。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瞬息万变)立即作出准确的判断,几乎不大可能。第三,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大量新历史档案材料的披露,使我们不能不对此前研究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已有的研究是否远没有抓住它的“根本”、“要害”和“实质”。第四,我们接触到的材料有限,搜集到的材料不够系统(苏联解体以后,俄国的出版界极为混乱,发行渠道不畅,原有的定期报刊时断时续(有的则彻底停刊),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的报刊经常脱期,订购的书籍往往有订无收,等等)。研究工作所要求的“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实难做到。第五,我们接触到的材料主要是“纸面”上的。“纸面”材料本来就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更何况“纸面”材料本身的真伪也是很难辨识和印证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做到不失真,是很难的。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们深感到需要对一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从头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有关研究俄罗斯和俄罗斯问题(包括其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不能不向自己发问:迄今我们一直习惯沿用的研究方法本身是否存在较大缺陷,从现在起我们是否应该和必须找到研究和把握俄罗斯这种“特殊现象”的恰当视角;我们是否有必要对此前我们已有的、已得出的看法和观点进行重新的和从头的审视和思考;我们是否不宜再沿用从前那种泛泛的、模糊的、大而化之的方法,而应找到与俄国这个超巨而复杂的现象相符合的方法;通常的看法是:对最近或近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因为距离“事件”太近而难以把握其实质。据说,要想弄清事件的实质,起码要等10年—20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但10年—20年对于研究者来说,显然太长了点。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呢?我们是否可以让自己退离“事件”更远一点呢?如果把90年代以来俄国发生的一切放回到俄国的千年历史的长河中去看,这样做,是否可以弥补我们因站得太近而看不清眼前“对象”的缺点?!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作为一名研究者,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始终如一地遵守一条原则,即“实事求是”。我们只能依照我们把握和理解“对象”的程度对对象加以如实的叙述。我们起码应做的是:第一,我们必须抛开种种乍看上去很引人注目的那些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表现象。不受这些“现象”的迷惑和不被它蒙蔽,不把暂时当成恒久,不急于下结论,尤其不要下绝对的结论。就眼前发生的事件本身就事论事、大发宏论,是肯定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的。第二,我们不能把某些据说已是“定论”和“原理”的东西当成出发点,不能用这些现成的“程式”来

“套”俄国的现实,更不能按照某种特定需要来“剪裁”俄国的现实。第三,我们确信:无论俄罗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多么复杂,变数多么多,它也必然要受到时间、空间等这类恒久和根本因素的决定。俄罗斯的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区段、地域和国度里,今天的俄罗斯是历史的俄罗斯演化的结果。近代俄罗斯虽然经历过 1917 年十月革命这样深刻的变化,但它并不能也没有超出俄罗斯千年传统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抓住那些长久起作用的基本因素,从根本上把握它们。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原本的、实在的、可信的“俄罗斯哲学”。

苏联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的实情却刚好相反:对它的兴趣和关注,每况愈下。苏联解体发生时带给人们的那种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消磨得只剩下浅浅的印痕^①。最明显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想要弄清其“解体”(当时乐于用“演变”这个词)原因的要求极为迫切,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分析文章甚至专著。但时过境迁,人们的关切之情随时光的流逝而递减。现在,对俄国、俄国人文、俄国哲学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如从前对苏联、苏联哲学关注的程度。学俄语的人明显地减少,有志于把俄罗斯的人文领域和它的哲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人尤其少。尽管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短见,然而在目前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难于扭转的趋势。

20 世纪的事实表明:一国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力,一般来说

^① 我们发现,许多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对俄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生剧变的实情和深度了解得很差,起码是很模糊。

是同国家的大小和实力的强弱成正比的。在小国发生的一切，可能与在大国发生的一切并无差别，但它的影响力显然差多了。从前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都具有极大的、广泛的、深刻的、世界规模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俄罗斯注定是不容忽视和轻视的。

20 世纪初的十月革命和 1991 年 12 月苏联的解体，是发生在 20 世纪的两个“世纪性”的大事。发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事情”和“大事”，可能很多，但够得上“世纪水平”的却不多。从这个角度看，90 年代俄罗斯发生的一切都是意味深长的。1991 年 12 月结束的是生命长达几近一个世纪的“个体”。这种“结束”与一般意义上的“结束”大不相同，这是质变性质的“结束”。这种“结束”是俄国人与自己过往的诀别。尽管有许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留恋过往，但他们想唤回的也不再是那个与“过往”完全一模一样的“过去”。1917 年的“十月革命”，曾被人们看成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变革，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截然分野。新世界被看成是旧世界的彻底对立物，其间不可能有任何“继承”关系。在 20 世纪末，在那个国家里重现了 20 世纪初曾经发生过的情形，即现在很多人又把 1991 年 12 月苏联的“结束”看成是“彻底的结束”，认为今后的俄罗斯不会与从前的苏联有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世界上很少有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它每次与过去决裂都显得那么“彻底”，表现得那么“无情”。“一切从零开始”，在他们那里得到最“经典”的体现。

在俄国上演的是从“无”到“有”（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立）和从“有”到“无”（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消失）的历史剧。在 20 世纪的一百年里，在世界上有数的几个大国里，上

演这样历史剧的,仅此一国而已。

在 20 世纪结束的历史时刻来探讨“俄国问题”,我们探讨的实际上是有关 20 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的问题。由于俄国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且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个国家的结束和它的哲学的终结,带来的是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在全世界的历史命运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20 世纪,在俄国发生的一切,都具有长久的启示意义。

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我们对这个课题重要性的认识随着研究的进展而日益加深。为什么在“社科基金”项目中没有“立”像“90 年代的美国哲学”或“90 年代的德国哲学”这样的课题?没“立”这样的项目,当然不是因为国内缺少研究美国哲学或德国哲学的科研力量。90 年代在美国、德国这些西方国家里,并未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哲学领域中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转折。而 90 年代的俄国则不然,那里不仅社会发生了质上的剧变,其哲学领域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转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来对苏俄发生的一切都极为关注,其中包括对哲学在 90 年代俄国的命运的关心。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90 年代俄罗斯哲学”课题的独特重要性。

从世界苏俄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如果说对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苏联哲学进行研究的专著还有几部的话,那么专门以“80 年代的苏联哲学”和“90 年代的俄罗斯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则一本也没有(包括俄国自己在内)。西方对“苏联”和现在“俄国”的关注,其角度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他们看来,苏联之变是必然的。他们关注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苏联是“怎样”变的,“为什

么”变的,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这给我们一种信心:我们对“90年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在当今的世界上,算得上是领先的。

本课题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苏俄哲学研究工作者组成的。由贾泽林主持课题的研究工作,负责主编本书。本书写作的执笔人为贾泽林(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和徐风林(第八章)。安启念、黄裕生和马寅卯参加了有关工作。

1999年10月8日 定稿

2000年12月3日 改定

第一章

从 1990 年到 1991 年 12 月 ——“苏联”的解体与 “苏联哲学”的终结

一 历史把握的重要性

本书的主要内容阐述的是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但“90 年代”当然涵盖着 1990 年和 1991 年，而这两年则属于“苏联时期”。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重要性上说，我们都不能忽略从 1990 年起到 1991 年 12 月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

从 1990 年到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时间虽短，仅有两年，但由于它是由“苏联”向“后苏联”转折的关键历史时刻，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 20 世纪的百年间，在一个像苏俄这样的大国里，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发生两次根本转变，在世界上可以说仅此一例。深入研究和剖析这两年在苏联发生的种种事态，对于我们了解苏联剧变的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苏联在 1991 年 12 月解体，曾被很多人看成是“突发”的，不带有“必然性”。就“苏联哲学”来说，虽说它在 80 年代末已经呈现出“激变”和“混乱”的“态势”，但说在 1990 年到 1991 年 12 月它马上就要“终结”，这样的“征兆”在那时也并不是很明显。但苏联的解